

五十四卷  
新集  
卷

新集



尚書讀詩之抑衛武公所

以自警言者凡十二

釋辭人自其腹編因廣教

休哉予其以被命數門置



龜溪省

諸公言行

編名以自敬蓋

之所不能亦庶幾古人萬

一云可書甫成市書徐生

佳典刑錄嘉言善行

品列問類予所編因廣教

育攝卷好以性命教門置



之座右期無負初意云

嘉定甲申正月朔日漢國

趙善璫序

自警編目錄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齊家類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居處

接物類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濟婚葬

事君類上

忠義

公正

德望

得體

講讀

事君類中

諫諍

憂國

薦舉

事君類下



用人

善處事 上下

使命

出處類

出處

義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政事類上

政事

鎮靜

信

通下情

濟人 憂民附

救荒

政事類下

救弊

辯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拾遺

議論反覆

報應



自警編目錄終

自警編卷之一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  
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  
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  
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  
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  
藝祖定天下纔



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  
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  
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  
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  
獻為景文曰王公雖或人尚有前輩激勵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趙君錫被召別韓魏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  
正為今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  
事又請云若 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

則在廷評自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  
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  
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  
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  
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  
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  
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



用得半部尚有一二可以輔陛下太宗  
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  
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  
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  
不動資稟旣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  
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

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  
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  
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萊  
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  
也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旣別顧萊  
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  
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  
公謂我矣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



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  
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  
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  
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  
獻為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趙君錫被召別韓魏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  
正為今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  
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

則在廷評自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  
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  
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  
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  
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  
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  
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



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  
所不詳乞求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  
爲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坐中疏入  
閣事詳盡無遺乃五代載入閣一段即答  
所簡云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  
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  
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按無他書唯  
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

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欒城  
先生於潁昌欒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  
日且看唐鑑

范正平字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  
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  
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  
學聖人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後於太學與黃公  
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徧從孫先



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  
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為九士未官而事科  
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倖僥  
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  
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願俱事胡先  
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  
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楊公國寶  
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  
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

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  
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  
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  
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  
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  
尚虛言不為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  
淺也 家傳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  
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顥沛必於是則所



謂有爲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爲至  
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  
學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時 淵聖皇帝  
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  
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  
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  
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  
言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  
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  
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  
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學林槩範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  
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  
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  
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  
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  
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  
合禮義者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  
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

尹和靖語錄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  
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  
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曾次曉  
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圓熟他日臨事

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  
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張子韶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  
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  
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  
則又凝神靜慮如日擊二公如此用心雖  
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張子韶曰以血氣為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  
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



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  
血氣為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  
曰陳仲舉頗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  
暮年之節炳焉不哀如此何也曰此皆有  
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  
矣吁可仰哉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  
由講學

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日利於行  
耳本如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  
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  
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  
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  
惻然日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  
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  
者身如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  
欲其觀士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



惡滿則窮恤區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  
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  
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然沮喪若不勝  
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  
疆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  
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  
純去大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  
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  
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

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  
如鷓鴣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  
學也

范文正公堯夫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  
石介李覲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  
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  
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  
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



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  
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  
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  
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噐經宿遂凝乃畫  
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壘十數莖蘸汁半

盂入少鹽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

出東軒  
筆錄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  
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

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  
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  
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  
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  
傳而得劉噐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  
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  
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  
云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



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溫公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

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



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世皆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

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

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恃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礮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允不知蘇子在門墻幾年而很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為之不說佛盼之召又欲其



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為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為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為高第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

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昉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為相自小  
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  
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  
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蒙正第問卿  
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  
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  
其言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



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人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常博

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



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  
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  
故於許公神道碑略叙一二龍川志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冠  
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  
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  
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  
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  
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祐曰自

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  
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  
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  
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  
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  
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  
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  
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



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

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

正獻公二人而已

家塾記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號州謂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驪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



帥駿至定治事畢瑋謂駿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駿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駿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

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叅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  
有憂勤足為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  
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嘆文靖  
之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叅知政事沆日  
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

煩 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  
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黻色犬馬則  
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  
叅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等謂等  
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  
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  
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  
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為暴



事聞 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  
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  
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  
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  
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  
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  
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  
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  
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

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  
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 仁宗釋  
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  
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  
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  
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  
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  
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  
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



爲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  
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  
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 朝廷意此夜徬  
徨不能寢逸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 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  
賈魏公時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  
藏于班瑞殿旣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  
公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公意  
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

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  
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旣受  
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  
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  
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  
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  
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  
某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



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  
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  
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  
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  
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暵  
公乃亟被擢用焉沂公言行錄

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  
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

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  
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神道碑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  
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  
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文  
正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  
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  
豈不為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非  
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  
百餘人議者以為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  
忠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  
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  
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  
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  
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  
元昊故為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

難拒絕

仁宗以書示張公<sub>平</sub>公與宋祁

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  
得新附之小羗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  
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  
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  
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  
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 朝廷納卿  
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  
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



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人伏其精識

寶元初趙元昊反富文忠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陳忠肅公權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

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  
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  
官爲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  
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  
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  
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  
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 朝廷以  
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  
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

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  
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  
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  
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  
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  
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  
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  
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



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於三省公行乃置  
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  
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  
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旣罷黜公亦  
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  
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恠何鄧  
輩敢欺罔上下也何執中鄧洵武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  
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

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  
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  
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  
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  
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  
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徃徃甚其言以爲京  
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  
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  
始服公爲蓍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



負時望 神宗皇帝引叅大政士大夫相  
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  
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  
為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  
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  
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  
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  
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  
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

於獻可有光矣

熙寧二年富弼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  
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  
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  
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  
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核姑從之安石既來  
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  
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  
色蓋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



其姦云

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叅知政事神考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湏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溫公

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素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



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寢有傳其章疏者徃徃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進諛諂之士悉辟召為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

經綸天下為己任始變更 祖宗之法專

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蔽

其 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

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

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

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服歎以為不可及而

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

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

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甫



以小官至禁從其學行聲名暴著於天下  
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其風且曰

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  
致太平及叅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不  
以為然衆莫不恠之已而考其行事卒如  
所料非明智不惑傑出於世俗之表何以  
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温公既辭副樞  
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吕獻

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  
誠服之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有知者  
予嘗從學於温公親聞其說懼賢者之高  
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蜀公之  
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  
亦善之勸老蘇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  
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  
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夫皆



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既沒三  
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墓表辨姦略云  
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  
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  
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  
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  
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  
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  
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

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  
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  
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  
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  
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  
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  
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  
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



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上將召用王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辯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

記聞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很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

言魏公別錄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 朝廷欲留之公陰知

時事遂堅請相州陞辭日 上謂卿去誰

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 上默然問

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

地則不可 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

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

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

相器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 上感悟欲罷其法  
王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  
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 上誠能罷置  
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  
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  
它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  
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  
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徃反

開喻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  
言令色解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  
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  
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  
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  
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  
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  
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  
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遺事

王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丁謂卒顧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遺事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

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談苑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  
昊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  
文靖公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  
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  
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  
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 朝廷方改之已  
聞有拍斥之詞矣

狄青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獻下  
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歛積尸為京觀于城

此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於其傍  
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作奏者公曰  
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

朝廷耶

神道碑

狄武襄公為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  
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為遠祖武襄愧  
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梁公哉或  
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  
韓公家必拜于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



以即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或  
云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  
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  
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  
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  
所得多矣又云 仁宗諭青使去其涅青  
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  
視軍中不敢奉詔

蘇公頌之孫云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

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爲  
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  
稱今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給公爲賢子不  
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  
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  
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旣而  
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  
公之用心也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 太宗甚喜是時寇



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 上獨召準  
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  
人邀至幕中曰卿者 主上召君何為準  
曰議邊事爾端曰 陛下戒君勿言於端  
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  
職端不敢與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  
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  
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  
外以戒凶逆端曰 陛下以為何如曰

陛下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端曰  
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  
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  
宰臣呂端請對 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  
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  
願遺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  
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 陛下今日  
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召怨  
讎而益堅其叛心爾 上曰然則柰何端



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 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

張忠定公詠討劉旰兵迴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知復是誰斃直段倫曰學上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

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

正文正公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疑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



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  
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  
貴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爲先無垢先生曰操  
守欲正噐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  
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  
當以識見爲先

### 噐量

曹彬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  
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  
士當對 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

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也命敏中應甚喜

對曰臣不知 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  
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  
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



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  
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  
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  
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  
為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  
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  
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  
日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  
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

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  
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如何  
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  
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  
者傷哉

趙普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為參政趙嘗謂人  
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上苦遇抑  
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參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旦王



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  
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  
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  
領拂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  
無所懾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  
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躅不能  
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閔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  
樞府得以聞 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

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  
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  
與密院吏出白冠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  
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  
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  
中書偶倒用印萊公湏勾吏人行遣它日  
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  
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  
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



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慙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



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  
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  
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  
半可也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  
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  
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  
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  
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

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  
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略不辯真宰相  
噐也 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  
入壤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  
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  
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  
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  
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



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



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  
停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  
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  
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  
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  
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  
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  
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  
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

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  
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  
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  
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  
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  
但當反己是不是已是在我而罪在  
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  
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  
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  
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  
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  
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  
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

### 氣

王沂公曾再蒞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  
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  
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  
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覩之歎曰  
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  
昔時之嫌意謂公必透其故發其隱也  
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惟劉易先生  
與焉易性素疎迂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



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呂文穆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

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言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又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蹶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



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  
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或問呂滎陽公希哲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  
處之公曰上馬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  
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馬者且  
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  
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  
也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  
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  
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  
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  
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  
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  
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  
貶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  
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



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  
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  
言者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  
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  
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  
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  
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為  
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  
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

以銀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  
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  
後尹洙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  
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  
一言及劉湜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  
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一言及湜何也  
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  
事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  
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



尹洙兄源字子漸與洙俱有時名劉渙  
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  
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為渙論直得復  
知滄州名臣傳云渙即劉滬之兄也滬  
嘗訟洙文致其罪因築水洛城事而源  
乃揀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  
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  
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

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尔  
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  
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  
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  
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  
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  
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呵辱之是  
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  
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  
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  
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  
小衛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  
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  
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訝是  
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

謁守嘆曰君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傅獻簡公堯俞歷臺諫遷二司益鐵副使出  
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  
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  
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  
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  
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為郡掾會郡守性褊急  
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



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  
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  
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  
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  
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  
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得實公  
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  
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  
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  
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  
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  
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  
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  
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篇言其事曰慮吾  
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遜齋閑覽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



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  
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  
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  
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嘗  
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  
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  
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  
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

踈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  
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  
慷慨士諸君又何問焉乃取大盃滿酌飲  
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  
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  
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  
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  
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  
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涑水記聞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

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 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



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  
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  
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  
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  
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  
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  
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  
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  
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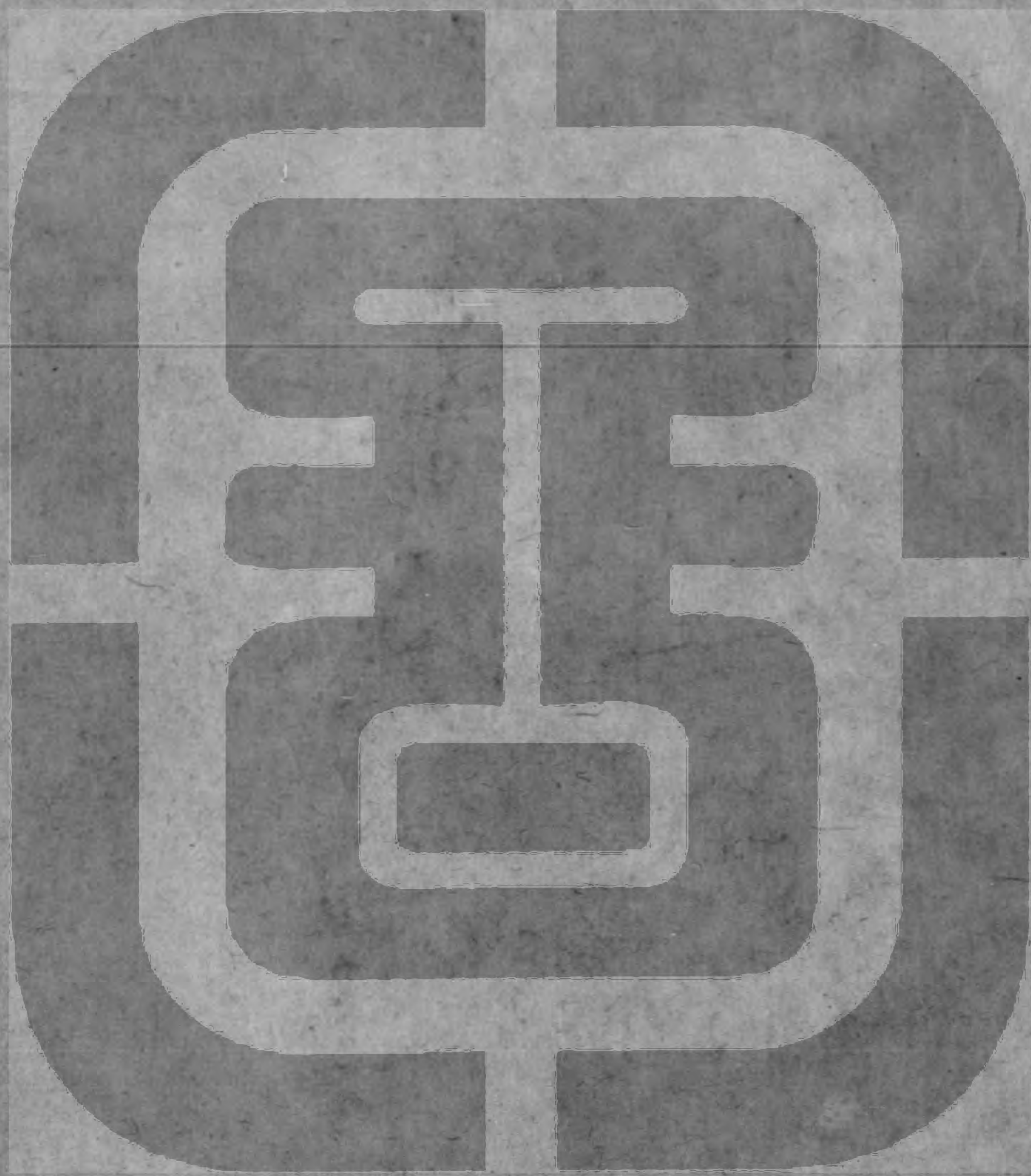
自警言編卷之一 畢







8



7